

『記好了，Dave·Merkel，就是隻喪盡天良的瘋狗。』

『除非主人有交代，不然誰都不許靠近他。』

『這是被明確記載於我們這些僕人契約上的首條規則，明白沒？』

.....

要是，不呢？

『要想死的話，妳大可試試，Fia。』

—

熱夏午後的滂沱大雨打起泥地一陣濕悶，那日年僅12歲，披著上蠟的斗篷我跟著父親來到這片林地，踏著高筒靴一大一小的印子延綿整路，隨著深入潮悶的泥土味混雜幾絲嫩草香，而我只是一手抱著獵槍又扯著帽沿的，生怕打濕頭髮的愈拉愈低，緩慢前行於雜草肆意的林間。

直到終於見得一處小平原才駐足於草叢間，抬首偷覷父親那被帽沿遮去瞧不見的臉，良久都無法辨別出喜怒哀樂因而作罷，突然細微騷動於遠處傳來，一眼瞥去，是隻帶著孩子悠悠路過的母鹿。

「Dave，這是你的第一課。」沙啞低音似是毫無起伏般的平淡，父親的視線更是從沒看向我過，僅僅望著遠處那對母女鹿，就像每個偉大的掠食者那樣靜待時機，緊接著他說：

「第一槍，母親與孩子，你選誰？」

「嗯.....母鹿，打了肉多。」

「那恭喜，你將會餓死。」

「父親，為什麼呢？」

「為何你不試試？」

「「 碰 」」

「這下明白沒？」

「.....明白。」

—

「Fia今天也是乖孩子嗎？媽媽？」

家門外帶著草帽的女孩笑得歡快，甩著滿頭細卷紅髮蹦蹦跳跳的跑在前頭，又似是催促媽媽般走兩下就回頭看一眼，直到來到她最愛的花海中央才甘心駐足。

然而不走運的，烈陽很快便被短暫陰雲覆去，半片藍天轉瞬被暗灰蓋去，不盡興的女孩清楚不得不跟著媽媽回去，只是在離開前她苦苦央求媽媽，至少做個小花環帶回去給爸爸也好。

儘管轟隆雷聲愈發逼近，愛子心切的母親迫於無奈還是答應女兒，得到應允後她也不拖延立刻蹲身，找啊找的，一朵白黑相間的銀蓮花被她拔起，回頭就朝媽媽展示戰利品。

突然，幾滴雨落在細卷紅髮上，處在花海中她睜著大圓眼，仰頭見滂沱大雨嘩啦而下，看來他們還是晚了。

「下雨了！媽媽！我們快回——！」

「『碰』」

「Fia——！」

轟隆槍聲僅僅短瞬便劃破寧和，隨著尖聲喊叫，一家子的幸福隨之被擊落。

應聲，小鹿的世界黯淡無比，劇痛不過一剎便也麻木無感，耳旁母鹿的哭嚎依舊，本想抬手再次抱住她的媽媽，可隨之巨響接二連三，也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，異常濕熱的液體打得她滿臉都是。

「對不起媽媽，Fia今天好像是個壞孩子。」

—

「*Dave*, 知道為什麼先打小鹿嗎？」

「知道的父親, 先打小鹿也不能打死, 這樣母鹿會為了救孩子留在原地。」

「那先打母鹿會怎麼樣？」

「她會.....為了救小鹿, 犧牲自己放跑孩子。」

「很好, 那麼現在呢？」

「帶回一活一死的兩隻鹿, 先吃大隻的, 小隻的.....還有價值先不要殺。」

「嗯, 聽起來你很清楚該怎麼做, *Dave·Merkel*。」

「.....是的, 父親。」